

陶淵明批評

752.832

B7736.2

蕭望卿著

陶淵明批評

開明書店印行

評批明淵陶

版初月七年六十三國民

角九幣國價定冊每

印刷者

開明書店

發行者

代表人
開明書店
范洗人

著作者

蕭望卿

印翻准不※權作著有

序

中國詩人裏影響最大的似乎是陶淵明、杜甫、蘇軾三家。他們的詩集，版本最多，註家也不少。這中間陶淵明最早，詩最少，可是各家議論最紛紜。考證方面且不提，只說批評一面，歷代的意見也够歧異夠有趣的。本書「歷史的影像」一章頗能扼要的指出這種演變。在這紛紜的議論之下，要自出心裁獨創一見是很難的。但這是一個重新估定價值的時代，對於一切傳統，我們要重新加以分析和綜合，用這時代的語言重新表現出來。本書批評陶詩，用的正是現代的語言，一鱗一爪的，雖然不是全豹，表現着陶詩給予現代的我們的影像。這就與從前人不同了。

文學批評，從前人認為小道。這中間又有分別。就說詩吧，論到詩人身世情

志，在小道中還算大方；論到作風以及篇章字句，那就真是「玩物喪志」了。這種看法原也有它正大的理由。但詩人的情和志主要的還是表現在作風以至篇章字句中，一概抹煞，那情和志就成了空中樓閣，難以捉摸了。我們這時代認為文學批評是生活的一部門，該與文學作品等量齊觀。而「條條路通羅馬」，從作家的生世情志也好，從作風以至篇章字句也好，只要能以表現作品的價值，都是文學批評之一道。兼容並包，才能成其為大。本書二三章專論陶詩的作風和藝術，不厭其詳。從前人論陶詩，以為「質直」「平淡」，就不從這方面鑽研進去。但「質直」「平淡」也有個所以然，不該含糊了事。本書詳人所略，便是向這方面努力。要完全認識陶淵明，這方面的努力是不可少的。

陶淵明的創獲是在五言詩。本書說「到他手裏，才是更廣泛的將日常生活詩化」，又說他「用比較接近說話的語言」，是很得要領的。陶詩顯然接受了玄言詩的影響。玄言詩雖然抄襲老莊，落了套頭，但用的似乎正是「比較接近說話的

語言」。因為只有「比較接近說話的語言」才能比較的盡意而入玄；駢儷的詞句是不能如此直截了當的。那時固然是駢儷時代，然而也未嘗不重接近說話的語言。世說新語那部名著便是這種語言的記錄。這樣看，淵明用這種語言來作詩，也就不是奇跡了。他之所以能夠超過玄言詩，卻在能擺脫那些老莊的套頭，而將自己日常生活體驗化入詩裏。鍾嶸評他爲「隱逸詩人之宗」，斷章取義，這句話是足以表明淵明的人和詩的。至於他的四言詩，實在無甚出色之處。歷來評論者推崇他的五言詩，因而也推崇他的四言詩，那是有所蔽的偏見。本書論四言詩一章，大膽的打破了這個偏見，分別詳盡的評價各篇的詩。結論雖然也有與從前人相合的，但全章所取的卻是一個新態度。這一章是值得大書特書的。

朱自清

目次

朱自清序·····	一
陶淵明歷史的影像·····	一
陶淵明四言詩論·····	三
陶淵明五言詩的藝術·····	五

陶淵明歷史的影像

一

萬族皆有託，
孤雲獨無依。
曖曖空中滅，
何時見餘暉？

這孤雲是陶潛（三六五——四二七）光明峻潔人格的象徵，他這樣預言，好像早就看出了他自己將來的際遇。他確乎像是無依的孤雲，隨着時代的流動明滅變幻（他的生距離今天是一五七九年），漸漸才露出真的光輝。他映照在人間的影像，在宋以前是比較朦朧的，而且有很長的時期尋不到一點痕迹。要描繪他「歷史的影像」是不容易的，在這方面似乎沒有誰嘗試過，實在，只求鉤出不太

朦朧的輪廓，也已經是夠困難的了。

人類的眼光把不住事物底真象，他們如何被時代和自己無形的雲霧所蒙蔽，幾乎是難以想像的，他們的腦子難相信的窄狹，多麼不容易，也不願接受跟自己不同的，尤其是新的東西。陶淵明將詩底疆域擴展到田園，不唯帶來了新鮮的景象，新鮮的聲音，而且創造了一種新詩體。凡洛黎 (Paul Valéry) 論他底詩說：「他穿的衣裳是向最高貴的裁縫定做，而牠底價值是你一眼看不出來的，他只吃水果，這水果可是他花了很大的工夫在自己底園地培植的。」這是陶淵明詩底精神，也就正因為這樣，他的真暉不幸隱沒了幾百年。

評批明淵陶

晉朝的詩大都穿着玄理的衣裳，粉飾太重的詞采，真的情思因而掩沒。在這樣的氛圍裏，淵明底詩發生怎樣的反應呢？從他自己底作品看不出有一點影子，別的文字也極少觸着這個問題。顏延之（三八四——四五六）是淵明交情不算淺的

朋友，他那篇陶徵士誄，關於淵明底文章，只點染了四個字：「文取指達」。大約是引用「辭達而已矣」，說他「文體省淨」、「不枝梧」，也許隱含「質直」的微意。顏延之底詩，誠如鮑明遠所說，「鋪錦列繡，雕繪滿眼」，自己寫那派的詩，往往也就愛那派的詩，顏延之怕不很容易賞識陶淵明。通常替人做哀誄，都將他底德行事業加以表揚，顏延之也說，「實以誄華」，可是，既然那樣極力讚嘆淵明底德行，若當時推重他底文章，即使顏延之不能委曲自己底趣好，那對於他這方面，也不會如此忽略。顏延之這種看法，或許可代表當時一般的風氣，怕不僅是他個人的意見。

他同時的人怎樣看淵明的呢？誄文只在追述他死時泛泛地說：「近識悲悼，遠士傷情。」幾近於套語，我不敢就此作太遠的揣測。他的傳記卻給我們一些啓示：江州刺史王宏想認識他，沒有辦法，不得不求他底老朋友周旋；刺史檀道濟親自去看他，稱他爲「賢者」，還送了一些不幸不能討好的梁肉；惠遠是當時很

少煙火氣的高人，竟破戒設酒，招引他入蓮社。他爲什麼被當時推重呢？主要的，我想，不是門閥，不是文章，而由於他高遠清雅的風趣。當時認真做官會惹人笑話，要是蕭散曠達，方夠風雅，陶淵明就是以高雅的隱士被一些人尊敬。在那種風氣裏，詩自然只好退居風雅的背景，甚或只是裝點風雅；何況當時文壇被玄虛輕綺的微霧籠罩，淵明那樣真素的新詩體，自然更不容易得到一般人底珍重了。

從顏延之的陶徵士誄到沈約（四四一——五一三）蕭統（五〇一——五三一），其間關於淵明的史料我們驚失於一片虛白。沈約宋書隱逸傳沒有一個字論到淵明底文章，沈約是當時文學界的權威，他這不重視淵明文章的態度至少可代表一部分人，甚或一時的風氣。這件事實就向我們說明：陶淵明底詩直到沈約修宋書的時候，還沒有什麼地位。說也奇怪，沈約偏標出他底忠貞：「自以曾祖晉世宰輔，恥復曲身異代，自高祖王業漸隆，不復出仕。所著文章皆題其月日；義熙以

前，則書晉氏年號；自永初以來，唯云甲子而已。」不過，這種論調在唐以前似乎還沒有人附和。

從晉到唐，陶淵明在一般人眼裏是個高雅曠達的隱逸人物。●愛讀書，特別是「異書」，一張素琴伴着南山秋菊，加深了他底「高趣」。就是詩，在晉朝人看來，主要的怕也不過點綴高趣而已。——他底詩他那個時代是不認識的，也許還不承認他是詩，至少不是他們眼裏所謂「詩」。這是一個非常近情理可能的推想，從陶徵士誄和淵明的傳記也就可以看出一點影子。

陶淵明死後一百年左右，人類沈於微寐的眼睛是看不見他的。昭明太子（他底生距離淵明去世七十四年）素來愛淵明底文章，不能釋手，他替陶集作序，才帶來一個新的消息，這是陶潛詩底黎明。他說：「淵明文章不羣，辭采精拔，跌宕昭彰，獨超衆類，抑揚爽朗，莫之與京，橫素波而滂流，干青雲而直上，語時

事則指而可想，論懷抱則曠而且真，加以貞志不休，安道守節，不以躬耕爲恥，不以無財爲病，自非大賢篤志，與道污隆，孰能如此乎？」閃耀的識力確是發現了淵明。也揭露了他性情底奧秘，唐朝人最不了解的：「有疑淵明詩篇篇有酒，吾觀其意不在酒，寄酒爲迹者也。」

梁簡文帝（五〇三——五五一）和他哥哥一樣，是愛好淵明的，他自己狂熱地寫着淫麗的豔曲，奇怪的是卻不會敗壞清淡的口味（也許太膩了，正需要一點菠菜豆腐湯）。他常常將陶集放在几案上，隨時諷味。帝王和皇族所愛好的，不難想像，一定有不少的人爭着迎上這種口味，很快地就擴張爲風氣。到這個時候，陶淵明像一顆曙星開始在天空閃爍了。

在這裏我要補敘一件重要的事實，江淹（四四〇——五〇五）是從小就以一枝綵筆取得重名的詩人，他模擬陶詩。也就解釋淵明在文大眼裏昇高了。他擬作「種苗在東皋」混入陶集，幸運得很，竟瞞過了東坡先生底眼睛。

鍾嶸（？——五五二）對於淵明的批評奠定了一種有力的觀點，也引起後來不少爭論。「陶潛詩文體省淨，殆無長語，篤意真古，辭興婉愜，每觀其文，想其人德。世歎其質直，至如『權言酌春酒』，『日暮天無雲』，風華清靡，豈直爲『田家語』耶？古今隱逸詩人之宗也！」我們不該過分枉屈了這位先生，雖然他帶着他那個時代濃重的偏見，這段評論卻是洩漏了淵明詩底靈魂。

他所謂「田家語」是和口語比較接近的，跟矯飾雕鏤的語言相對，用這種語言表現「真古」的意境，就形成「省淨殆無長語」的風格，恰好解釋了顏延之爲什麼說他「文取指達」。這給我們三個極有意義的啓示；

昭明太子以前，似乎是將淵明底詩看作正宗外的一種詩體，無足輕重的詩體。實在，淵明和這個時代的詩風懸隔太深了，他底價值不能被認識是一點也不奇怪的。我們看作者立即吐出了他底口供，也說明了他那個時代：「至如『權言酌春酒』，『日暮天無雲』，風華清靡，豈直爲『田家語』耶？古今隱逸詩人之

宗也！」那樣禁不住擊節嘆賞，只是因為這兩首詩「風華清靡」。「風華清靡」是那個時代詩底極則，也是欣賞批評的標準。陶淵明底詩在當時為什麼湮沒，他底解釋是「世嘆其『質直』」。

鍾嶸從淵明詩裏隱約看出一個消息：「每讀其文，想其人德」。我們彷彿從他底詩裏，看出那麼一個瀟瀟灑灑的人物坐在一片石上，金黃的菊花映照他灑過酒的葛巾，和斑白的鬚髮；鋤頭搭上肩膊，從多露的荒徑，帶回一片明月；獨自坐在窗子面前，一杯美酒，想像望白雲飛昇。

顏延之說淵明是「南嶽之幽居者」，後來沈約送他進隱逸傳。而將他隱逸的身分與詩結合在一起，稱為「隱逸詩人」的，那是鍾嶸。這個觀念也就凝結為陶淵明一面重要的形象。

北齊陽休之從文詞批評淵明：「淵明之文，辭采雖未優，而往往有奇絕異語，放逸之致，而棲託仍高。」「辭采未優」也就是鍾嶸說的「質直」，這種論

調的源頭應上溯到顏延之，以後直至宋朝，陳師道還在檢點這宗舊案。昭明太子說過：「淵明文章不羣，辭采精拔，跌宕昭彰，獨超衆類，抑揚爽朗，莫之與京，橫素波而傍流，干青雲而直上。」陽休之像是有意給這段難捉摸的文字做簡明的詮釋：「往往有奇絕異語，放逸之致，而棲託仍高。」後來宋朝人就接着他作疏。

二

我們隨着虛白的紀錄飛越到唐朝。梁時江淹雖然擬過陶詩，影響還未展開，到唐朝就形成了「田園詩」一大宗派，直到現在，還不斷有牠底嗣音。沈德潛說的很好：「陶詩胸次浩然，而其中一段淵深樸茂不可到處，唐人祖述者：王右丞有其清腴，孟山人有其閒遠，儲太祝有其真樸，韋左司有其沖淡，柳儀曹有其峻潔，皆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。」中唐以後，白香山學淵明，薛能鄭谷也學淵明。鄭谷的確非常有風致：「愛日滿窗看古集，只應陶集是吾師。」少陵有有些詩和

淵明神態很逼近，李白也有不少的句子可以看得出是規摹淵明的。陶淵明到這個時候，漸漸昇到天底中央了。

可是，唐朝人實在太不認識淵明了。蔡約之說：「淵明詩唐人絕無知其奧者」，這句話並不會過火。顏延之說淵明「性樂酒德」，梁時有人懷疑他底詩「篇篇有酒」，這派論調到唐朝頓然增長了勢燄。王維、韋應物、白居易都認為淵明懂得酒。「復值接輿醉，狂歌五柳前」，王維似乎是把五柳先生這個觀念跟狂歌的隱士和醉酒結合在一起；白居易說他「還以酒養真」。彷彿在他們看來，陶淵明是個真懂得酒味的隱士。

唐朝人怎樣批評他底詩呢？杜少陵說：「陶謝不枝梧，風雅共推激，紫燕自超詣，翠駿誰剪剔？」大約是說淵明底詩平淡，風骨高，用不到修琢。又在遺興裏論道：「陶潛避俗翁，未必能達道。觀其著詩集，頗亦恨枯槁。」他所謂「枯槁」，大約包含兩方面的意義：一是說他生活狹隘，一是說他底詩「質」「癯」。